

# 路遥的时间

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

航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路遥的时间

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

航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航宇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02-015189-9

I. ①路… II. ①航…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9770号

责任编辑 脚 印 张梦瑶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18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9.5 插页6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9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189-9  
定 价 5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脚 印 工 作 室



路遥 惠怀杰摄

他是逐日的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 引 子

“一座长安城，半部文明史。”

这说的就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陕西。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在陕西，这里的秦岭架起了她的骨骼，这里的黄河流淌着她的血液；秦砖汉瓦，钟鼓雁塔，汉唐风韵，灞柳长歌，是她永远的符号。

山的绵延与河的环绕，造就了陕北的黄土高原、关中的八百里秦川和陕南的秀色山川；一段信天游唱出了陕北人对生命与热情的歌颂，一声秦腔吼出了关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着五千多年辉煌灿烂文化的这块热土，曾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这里建都，文化底蕴极为深厚，《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震撼过多少人的心灵，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陕西赢得“中国文学重镇”的殊荣，被称为陕西乃至中国文坛顶天立地的三棵大树。

此时已是冬天，往年在这个时候，陕西大地上应该是一片银装素裹了，可今年跟往年有所不同，没有雪花的飘落，唯有足劲的西北风在八百里秦川肆无忌惮地喧嚣着。

这样的冬天似乎也没必要大惊小怪，可是这个冬天却跟一个人有关，那就是路遥。

1992年8月，陕西文学三棵大树之一的著名作家路遥，在刚刚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还没来得及重整旗鼓，实现他更宏伟的文学梦想，就猝不及防地倒下了。

那时他身不由己地去了延安，已经觉察到自己的身体出了很大问题，几乎从火车上走不下来，脸色乌黑乌黑的，失去了光泽；他不停地喘着粗气，每吸一口气和每走一步路，都需要调动全身的力量，因此他不得不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经过二十多天的治疗，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反而更加危重，只好从延安转往西安治疗。然而，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住进西京医院的当天晚上，医院就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人们紧紧为他捏了一把汗，不知这个陕北硬汉还能不能渡过这个难关。

在路遥患病住院的这些日子里，我亲眼见证了这位在文学艺术创作道路上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作家在病床上的一喜一怒，一哀一乐；也见证了这位陕北硬汉同疾病顽强搏斗的一幕幕真实情景。

那是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呢？

1992年11月17日上午7时30分，关中大地灰蒙蒙一片，太阳刚露了一下它红扑扑的笑脸，就迅速藏进云里，再丝毫不见它的踪影。

此时，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从陕西作协院子里往外走时，突然在大门口碰见单位开车的张忠社。他惊慌地给我说，路遥不行了？

我不太喜欢他这种大惊小怪的样子，急忙从自行车上跳下来，看着他，不知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

我真不敢想那个“难道”背后隐藏的可怕字眼。

张忠社一字一句地给我说，路遥确实不行了，正在医院抢救，医院刚给单位打来电话，他正等单位领导去医院。

怎会是这样？昨天晚上他还好好的，叮嘱我给他买一个没有奶油的蛋糕，我正准备去省文化厅找霍绍亮厅长，让他给西安古都大酒店打招呼，路遥想吃的没有奶油的蛋糕只有那家酒店的最好，如果他给酒店的经理说句话，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因此我一把将自行车扔到院子里，挡了一辆出租车，便朝西京医院飞奔而去。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传染科路遥的病房，看见他像往常一样，平静地躺在病床上，像是睡着了，紫青的嘴唇微微翘着，面部表情平静如水。

唯有陪他的弟弟，静静地坐在他身边，头深深地埋在胸前，一只手紧紧握着他的手，什么话也不说。

我不相信路遥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难道一个人的生命是这样的脆弱，说不行就不行了吗？他还有更加宏伟的美好梦想没有实现，应该说他只是感觉到累了，想一个人静静地躺一会儿，以前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发生吗？他只是让人们虚惊一场……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他没来得及跟他的亲人和朋友说声告别的话，就急匆匆地离开了，生命永远定格在1992年11月17日8时20分……

就这样，路遥走了！

路遥说，当我听到《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消息，心情激动得就想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时间可以追溯到 1991 年的年初。

这一年，对于每一位从事文学创作的中国实力派作家来说，是十分振奋人心的一年。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已经推迟了两年的评选工作，在这一年的年初启动了。

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学迎来的又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也是众多作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和议题。每一位符合评选条件的中国作家，都希望自己的长篇小说在这次评选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

当然，路遥也是中国文坛当之无愧的一位实力派作家，他创作了不少轰动全国的中篇小说，像《在困难的日子里》《惊心动魄的一幕》和《人生》等优秀文学作品，并用六年时间创作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也是影响了中国千千万万有志青年不懈奋斗的一部教科书，因此他非常渴望自己创作的这部小说能够得到评委专家和广大读者的一致认可，也极其希望能够再次听到文学界的同行为他发出一次真诚而热烈的掌声。

按照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条例规定，他那全景式地展示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荣幸地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选送到中国作协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茅盾文学奖初评工作开始后，这位刚强的陕北汉子，看似平静如水，甚至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而实际上他的内心却如翻江倒海一般。那时候

尽管他的《平凡的世界》是初评时保留下来的十七部长篇小说之一，可最终只能有五部小说获奖。也就是说，在这十七部长篇小说中，将有十二部小说毫不客气地被淘汰，可想而知竞争是多么的激烈。

在这段时间里，路遥的心情非常复杂，他哪里也不想去，什么事也不想干，怀着忐忑不安的焦虑心情，等待着北京能够传来他期盼的好消息。

的确，等待是一件非常折磨人的事情。

作家路遥就是在这样的期盼和急切的等待中艰难地度过的，渐渐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他的情绪变得起伏不定，有时候会非常糟糕，不愿意跟人交流，看见任何人都觉得不顺眼，一个人在院子里默默地低着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漫不经心地走来走去，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在文人扎堆的陕西作协院子里，他甚至给人留下一种“不合群”的高傲印象。即便到了中午，上班的人都回了家，他仍然一个人在院子里心事重重地腾云驾雾，实在有些累了，便一屁股坐在院子里蜡梅树下放着的一把破旧藤椅上，眯缝着眼睛，不知不觉就睡得鼾声如雷。

作协院子里好多人人都了解路遥那种霸气十足的男人脾气，即便有人看见他如此随意地歪躺在藤椅上，也没多少人愿意走到他跟前，或者主动跟他聊天，而是悄悄看上一眼，便从他身边匆匆离开了。

唯有郑文华的捣蛋儿子茗柳，没有大人那么多的想法和顾虑，他简直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不管路遥是多么著名的一个作家，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在孩子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在他跟前，孩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此时，他看见路遥在破藤椅上躺着酣睡的样子，觉得特别好玩，便蹑手蹑脚地溜过去，悄悄站在他的背后，用小手偷偷抓一下他的耳朵，或在院子里拣根树枝，随心所欲地挑逗似睡非睡的路遥。

敢在路遥跟前这么吵吵嚷嚷，甚至敢在他跟前这样“胡作非为”的还有张艳茜的女儿陶陶和其他同事家的孩子。只有这些天真的孩子们，才敢对他这么大胆和放肆，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而他对这些孩子一点办法也没有。

其实，也不是路遥对这些孩子们没办法，他只要生起气来，孩子们都害怕，可他不这样，在孩子们的面前，他显得和蔼可亲多了。

有时孩子们看见他在院子里一个人沉默，便纷纷围在他的身边，让他哪里也去不了，一个个把细嫩的小胳膊递到他跟前让他去咬，而且让他咬了左胳膊还不行，还要让他再咬右胳膊。此时此刻，他在沉闷中突然找到孩子般的乐趣，心情就会忽然明亮起来，甚至他还会当一个“孩子王”，跟这些捣蛋的孩子们在院子里你追我赶地打逗一番。

一天又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眼看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最终的评选结果就要尘埃落定，路遥更是心急火燎。

这个茅盾文学奖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不简单的是他的小说能不能获奖的问题，关键在于他精心创作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能不能得到专家和学者的一致认可。

路遥想用他的作品再一次证明自己。

那个时候，不仅路遥一个人在焦急地等待着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还有一个人也在急切地等待着。这个人就是他的小说《平凡的世界》的责任编辑李金玉。为出版《平凡的世界》，李金玉不仅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承担了一般编辑不能承担的风险。因此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工作一结束，她在第一时间便得知评选结果：路遥的小说不仅榜上有名，而且还是排名第一。她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简直不像是她的作者获此殊荣，而是她自己，所以她迫不及待地给西安的路遥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第一时间报告了这一喜讯。

然而，李金玉把电话打通，并没有直接告诉他小说获奖，而是故意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她装作一本正经地说，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你的小说在这次评奖中没能获奖。

李金玉之所以要跟路遥开这样的玩笑，是想看看一个作家到底有多大的承受力，或者说她想看她的作者会有什么反应？

那时，路遥并不知道李金玉是跟他开玩笑，以为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因此，他那一颗热腾腾的心，顿时凉得像块冰一样，甚至感觉到有人在他

头上狠狠敲了一棒子，瞬间天旋地转一般。然而他仍然表现出一个男子汉的坚强，装成无所谓的样子，漫不经心地对李金玉说，没获奖就算了。

李金玉是聪明人，她听到路遥的话锋有些不对，甚至能感觉到他说话的声调都变了，意识到自己随便的一句玩笑，竟深深地刺激了路遥。因此李金玉急忙笑着对他说，我是跟你开玩笑，恭喜你啊，你的《平凡的世界》不仅获奖了，还排名第一。

这消息对于路遥来说，简直像坐过山车，反差实在太大了。所以当他听到自己小说获奖，激动得差点在作协办公室大喊大叫起来。

六年呀，整整六年时间，他以生命为代价创作完成的这部长篇小说，终于收获了应有的硕果。他用颤抖的手慢慢放下电话，突然觉得一下失去了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能力，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在此之前，对于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能不能获得茅盾文学奖，他确实一点把握也没有，而且种种迹象表明，他的小说在这次茅盾文学奖评选中会遇到一定麻烦。首先是一些评论家对这部长篇小说一直不是很看好，甚至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再就是有关他的负面消息传得到处都是，尤其在北京，传得最多的是他被抓起来了。

这样的传说，可以从著名导演潘欣欣同路遥的通信中看出端倪。

那是1988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正紧锣密鼓地拍摄路遥小说同名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执导这部电视连续剧的是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潘欣欣。在拍摄《平凡的世界》的整个过程中，可谓多灾多难，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严格审查，有好多非常精彩的情节，被毫不客气地删掉了。因此对于这部电视连续剧，不仅路遥不满意，觉得没能够表达出小说应有的意境和高度，就是导演潘欣欣，也觉得留下了许多遗憾。

可是不管怎样，《平凡的世界》电视连续剧还是在1989年9月底拍摄完成了。对于小说作者和电视剧导演来说，虽然有些意犹未尽，然而只要能完成，还是值得庆贺的。

这年10月上旬，潘欣欣怀着喜悦的心情，给路遥写了一封信，告诉他

《平凡的世界》电视连续剧拍摄完成的消息。可信发出后就石沉大海了。潘导演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出事了？因为他在给《平凡的世界》电视剧配音的时候，就听剧组一位演员说，“路遥在西安被抓起来了”。

潘导演心里非常紧张，心想《平凡的世界》的作者也被抓起来了，那么这个电视连续剧能否按计划电视台正常播出，恐怕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那时，潘导演很想给路遥打一个电话，看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他再一想，若真如此，不去证实而装糊涂会更有利于电视剧的播出。那么路遥到底是不是在西安被抓起来了？他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里饰演侯玉英的女演员，就因上街演讲，被毫不客气地抓进公安局，好久没她一点消息……路遥当然有被抓进去的可能。

那些日子，对于潘导演来说，简直度日如年。

1990年1月7日，潘导演在无比焦急中，终于盼来了路遥的回信，路遥并不像传说那样因在西安闹事而被抓起来。因此潘导演急忙给路遥回了信，告诉了自己的担心。同时他还告诉路遥，《平凡的世界》再不担什么“政治风险”了，对电视剧三番五次的审查已经结束，《平凡的世界》是面向“改革”、面向“工农”、面向“老少边”类型的正能量作品。遗憾的是，他不得不砍掉剧中许多非常好的所谓“杂戏”，使有些非孙少安和孙少平线索的戏，不得已变成现在这样。

潘导演还在信中说，咱们曾多次讨论过编剧与导演的行业之不同，我觉得导演的一部作品出笼带着的遗憾更多，有些是自己的艺术水平所致，有些则是来自那些没完没了的审查，为了通过审查而不得不“革命”。终于快完成了，前天刚刚录完电视剧的音乐，由毛阿敏、范琳琳和孙国庆唱的主题歌和插曲，我非常满意，音乐带一出棚，就有不少音乐出版社的人来订盒带，据电视剧的作曲者和不少行家说，主题歌肯定能唱“火”。

十四集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的主题歌《就恋这把土》的歌词是这样：

就是这一溜溜沟沟，

就是这一道道坎坎，

就是这一片片黄土，  
就是这一座座秃山；  
就是这一星星绿，  
就是这一滴滴泉。  
就是这一眼眼风沙，  
就是这一声声嘶喊；  
哦……这一声声嘶喊……  
攥住我的心，  
扯着我的肝，  
记着我的忧虑，  
壮着我的胆。

……

就恋这一排排窑洞，  
就恋这一缕缕炊烟；  
就恋这一把把黄土，  
就盼有一汪汪泉；  
盼不到满眼的风沙，  
听不到这震天的呼喊。

潘导演还告诉路遥，《文艺报》刊登说《平凡的世界》电视连续剧新年前后播出的消息有误，关键是把新年和春节搞混了。准确地说，整个电视剧大概可以在1月17或者18日全部制作完成，春节后的初五至十五这段黄金时间播出。而事实上，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十四集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在1990年3月份才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二套节目中播出。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路遥小说同名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经历了一波三折，甚至三番五次地被反复审查，那么竞争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结果最终会如何呢？

因此李金玉在电话里跟他开的这个玩笑，他就信以为真了。

此时路遥满含着喜忧参半的泪水，急急忙忙从作协办公室出来，对身边的人视而不见，几乎是一路小跑地回到家，就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是啊，整整六年时间，他以生命为代价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能够有如此理想的一个结果，那真是大快人心，可喜可贺。

刚回到家的路遥，心情非常激动，内心像燃烧起一团火，心神不安。他在家待不住，又身不由己地从家里出来，走到作协的门房，很想跟人分享一下他的喜悦。然而他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跟他分享喜悦的人。过了一会儿，他稍微冷静了一些，觉得现在还不是告诉别人的时候，尽管李金玉告诉他小说获奖的消息十分可靠，但消息不是来自官方，如果最后获奖的不是《平凡的世界》，那岂不是闹下天大的笑话。

路遥心里明白，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什么叫乐极生悲？他不能太冲动和盲目，只能把喜悦藏在心里，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站在作协门房口，他突然看见门房的木槛信插里有一封电报十分耀眼。

意外的发现，同样能够给他惊喜，他突然觉得这电报一定跟自己有关。因此他顺手把电报从木槛信插里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打开一看，电报果然是给他发来的，发电报的人是著名评论家白桦。

电报的内容是这样：“大作获奖，已成定局，朱蔡雷白同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电报中的“朱蔡雷白”，别人可能看千遍万遍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而路遥一看心里就明白了，那是朱寨、蔡葵、雷达和白桦的姓氏，也是他北京的朋友，在他文学创作路上不可或缺的人。他们一直默默关注并支持他创作，就是在北京召开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谈会上，能够给予他作品客观和中肯评价的，也只有他们几个。那么这封电报足可以证明，《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那是千真万确的。

尽管路遥对他小说获奖的事守口如瓶，可消息不经意间还是在陕西作协大院像风一样传开了，有人对他表示祝贺，也有人表现出沉默。

那天，我刚好不在作协，也就不知道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奖。晚上8点多，我回到办公室，路遥从门里进来，满脸的兴奋，激动地说，你

去哪里了，这下狗日的做日塌了。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惊慌地问他，怎么了？

路遥说，发生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

我看着路遥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路遥一改过去的高傲严肃，热情地给我递了一支烟说，我的《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了，还是排名第一，李金玉给我打来电话，咱老乡白桦也发来电报。

我说，那太好了，好好祝贺一下。

路遥却说，你看你，一满是个二杆子，不冷静也不成熟，不要遇事就大呼小叫，还得等官方正式公布。

我问他，不是结果出来了，怎还没公布？

路遥说，还要报中宣部审批。

我说，一个茅盾文学奖，怎就这么复杂。

路遥说，茅盾文学奖评选程序就是这样，首先通过评委投票，按票数从高到低评选出五部获奖长篇小说，最后上报中央宣传部审批确定。

然而，不管最后结果怎样，显然他对这样的评选结果非常满意，也能看出他的激动心情。因此他仍然像往常一样，躺在我的干木板床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眯缝着眼睛微笑着说，嗨嗨，这下狗日的做日塌了，有些人一满看见我不顺眼，这下怕再张狂不起来了……

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他以生命为代价，耗费六年心血创作完成的《平凡的世界》，经历了怎样不堪回首的“不公正”对待。《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创作完成时，他寄希望在中国权威杂志《当代》上发表，他视《当代》为展示他文学创作水平的一块“风水宝地”。因为在这之前，他曾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是在《当代》上发表，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代》杂志一位编辑看了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书稿，觉得他的这部小说跟过去那些作品相比，显得有些平淡，节奏感不强，且人物众多而庞大，情节也不是很感人，很难让人有继续读下去的欲望和兴趣。